

鴨綠江斷橋見證歷史

【話你知】 鴨綠江上諸多橋中的第一橋——鴨綠江斷橋，為1909年8月由當時殖民機構日本駐鮮總督府鐵道局建造，1911年10月竣工。長944.2米，寬11米。始為鐵路橋，目前可同時做公路、鐵路橋之用。

1943年4月，日本殖民機構在此橋上游不足百米處建成第二座鐵路大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兩座鴨綠江大橋成為中國支援朝鮮前線的交通大動脈。1950年11月，第一橋被美軍炸毀，中方一側所剩四孔殘橋保留至今。1993年被修復開發為戰爭遺跡型旅遊景點，命名為「鴨綠江斷橋」，斷橋上的成千上萬處彈痕遺留至今，成為抗美援朝的見證。

■再次登上63年前跨江之地，當年志願軍楊厚國和黃傳卿百感交集，只有百米相隔另一座橋上的累累彈痕似乎在無聲地講述着和平年代的來之不易。



家在瀋陽的李春茂是當年抗美援朝戰爭中赴朝的百位參謀之一，他回國後受命整理戰爭期間的無頭信件，「估算下來得有3萬多件，而且很多都是部隊寄給親屬的報喪信，收不到的話這輩子都不知道人在哪、是死是活……」

遙想63年前跨江時，記者對面的這些白髮老人還都是十六、七歲的莽撞少年，他們眼裡所見是那個年紀難以理解的殘酷戰事，蒼老的回憶裡永遠是戰爭的故事。他們怎知過了這鴨綠江大橋是一年還是一輩子？又怎知道這一江之隔竟然是「陰陽兩隔」？

尊敬是唯一慰藉

就在記者結束在丹東的採訪、準備返回瀋陽之際，一個電話攔住了我匆忙的脚步：「他們老兩口就想見見你，不用報道他們什麼，他們就是想知道還有人、還有媒體在關注這些抗美援朝的老傢伙們！見這一面還不知道能不能見着下面了。」聽到這後一句話，我不禁眼含淚水了！

記者連月在尋訪抗美援朝老戰士，不斷收到志願軍老兵親手寫下或是家人打印下來的回憶材料。他們在講述曾經轉戰朝鮮戰場，以及退伍後再加入國家經濟建設大軍的故事。當戰爭的硝煙沉澱成他們筆下一個個傳奇故事時，他們最需要的慰藉是什麼？就是社會對這些當年為保家衛國付出鮮血和生命的將士們的

致敬！

記者手記

央視今播 12集文獻片

「朝鮮戰爭為什麼爆發在1950年的夏天？為什麼同一個民族為了統一產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戰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國家捲入這次戰爭？為什麼這又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央視教科頻道今（25日）起播出12集文獻紀錄片《不能忘卻的偉大勝利》，從出兵朝鮮到志願軍凱旋，其中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戰役及英雄人物，在片中都有所體現。

據導演沈芳透露，攝製組歷時一年半，足跡遍佈中國各地，尋訪到500多名當年志願軍老戰士，還前往朝鮮、韓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地尋找戰爭遺跡，搜集相關史料，並在朝鮮沿當年志願軍戰鬥路線進行實地拍攝，走訪了部分朝鮮人民軍老戰士和支前民衆。沈芳指出，該片拍攝素材達2萬多分鐘，最終呈現出來600分鐘的成片。片中許多珍貴歷史畫面為首次披露，力圖消除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將觀眾帶回60多年前的朝鮮戰場。

紀念抗美援朝63周年

憑江悼戰友 老兵不堪回故地

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紀念日。63年前的今日（1950年10月25日），大批中國熱血青年告別親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中朝邊境的遼寧丹東鴨綠江大橋，在沒有空中掩護、沒有充足戰備物資的情況下，奔赴炮火連天的朝鮮戰場，並以朝鮮兩水洞的首仗勝利正式拉開抗美援朝戰爭的帷幕。63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適逢今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幾位志願軍老兵近日再次相聚鴨綠江畔憑江追憶，彷彿當年的戰火硝煙、戰友犧牲的情景重回眼前。這些古稀老人們直言，絕不會回到昔日的戰場憑弔，「因為不想再回憶戰爭的痛苦」。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丹東報道

「我們200人去攻佔高地，10分鐘就剩36個人了。」今年78歲、家住丹東的黃傳卿老人當年入朝作戰時還不足18歲。日前他與三名戰友一起去探望身患腦血栓的老戰友——首位少數民族飛行團團長劉安義，在返程途經鴨綠江畔遠眺對岸的朝鮮時，黃傳卿向記者講述了當年在戰場上親歷的「死屍疊落」景象。

不消十分鐘 百餘命斷送

「我就給你講我經歷過的最慘烈的事吧。」儘管在丹東生活了半世紀，黃傳卿仍帶着濃濃的湖南鄉音，他講的故事，都被整齊的列成提綱記在一個小便箋本上。

「我們部隊是1950年12月的一個晚上跨過鴨綠江的。你知道46軍的四野吧，就是林彪的部隊。」本以為老人會細數在入朝作戰中的幾場漂亮仗，但他的話語中卻是戰爭的殘酷：「四野算是志願軍的精銳部隊吧！但在1952年11月，我們200人去攻佔606高地，10分鐘打完就剩36個人了，這就是戰場，這就是戰爭的殘酷。」

戰場最可怕 喝戰血污水

「哪有生死概念？過了江就不停的打仗，就更沒有時間想了。當時在戰場上我們經常要喝混着死人流出的血的污水，你說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可怕？要說還有一點想法的話，就是希望死後拴在身上的白布條子別丟了，能讓家人見最後一面。」黃傳卿老人直言戰場上根本沒有時間害怕，而拴在身上的白布條，是當年志願軍戰士身上唯一標有個人信息的物件，便於死後能按照線索通知親屬。



■志願軍老戰士們回憶63年前那場戰役，彷彿戰火硝煙就在眼前。左起依次為劉安義、黃傳卿、楊厚國、段富根。

手腳繫白布 誓死保家國

「我就看到很多人把手腳、脖子、身上到處都綁上布條，這是報了必死的決心！」老人把便箋紙翻了幾頁說，行軍中看到犧牲戰士的屍體都會背在身上，到合適的地方再安葬。他的戰友背了一個還沒扔出手榴彈就被美國飛機掃射打死的戰士，怎料一不小心手榴彈被拉開了，「1個活人、1個屍體就這麼炸開了……還上哪去找布條？」

除了戰場的殘酷外，黃傳卿老人也講了四野部隊的勇敢，「要不是我們戰士前仆後繼，英勇殺敵，我們這麼簡陋的裝備怎麼能打贏美國佬（美軍）？抗美援朝的勝利真是靠幾十萬志願軍的鮮血換來的。」

回想曾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友，黃傳卿老人說，大多數數友都埋葬在鴨綠江對岸的異國土地上，「我雖然一直都懷念他們，但我絕不想再去那片土地上。因為戰爭太可怕了，我想到當年戰場上的情景，心就會發抖！」

衛國雖有功 反哺憾無時

今年已80歲的楊厚國是當年最早過江、最遲回國的志願軍老兵，回國後因父母已去世，抱憾反哺無時。

「我是第一批過江的！我們64軍和50軍、27軍還有3兵團一起跨江。一共30萬人呀，光過江就足足走了兩個晚上！」步履蹣跚的楊厚國用帶着濃重四川

口音說，在1950年10月19日入朝時，來不及換冬裝，僅穿着很薄的衣服，「你知道這個時候北方晚上格外冷啊，我們過江不久就凍死了很多人。」老人說，進入朝鮮以後一刻也沒有停，一直打到開城（朝韓邊界地區），1500公里的路，我們不停地走了一個多月。」

離家48年 親人方認回

楊厚國講着講着不禁閉上了眼睛，眼角也滲出眼淚。「那時候我才16歲，跟部隊從老家重慶（當年屬四川管轄）出發，到武漢轉車來到丹東。過江後在朝鮮一待就是8年，直到1958年才隨最後一批志願軍回國。」直到他回國後才知道遠在四川的父母已相繼去世，「我在戰場上見過很多死人，覺得自己心腸已很硬，但當我知道父母已去世，無法再孝敬他們時，真的大哭了一場。」楊厚國一直以為家鄉的親人都死了，所以索性就

留在丹東居住。直到1998年，政府突然通知他，已92歲的姐姐還在生，「那一年，我是離家48年後第一次返回重慶，也是60年來唯一回去的一次。真是跨江只用了兩天，回家卻得用一輩子！」

■80歲的楊厚國講述親歷殺戰場的



抗美援朝

【小資料】 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突然南下進攻韓國，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爆發。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派遣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支援韓國。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

從1950年10月25日首戰兩水洞開始，志願軍連續進行了5次戰役。1951年7月10日，中朝兩國與聯合國軍的美國代表展開停戰談判。1953年7月27日，雙方在板門店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宣布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1958年，志願軍全部撤回中國。中共中央決定，1950年10月25日的兩水洞戰鬥定為抗美援朝紀念日。

■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第40軍一部在溫井西北兩水洞追殲南朝鮮軍，正式拉開抗美援朝序幕。

資料圖片